



人生有许多的美好往事,让我自豪和珍藏的,是1996年重阳节背着父亲登高爬山。至今,老父亲还念念不忘,我也引以为荣。

那年秋天,本就体弱的父亲身体一直发烧,打什么针都不管用,烧一直不退,到县里医院确诊了:结核性胸透漏。最后到市人民医院确诊了:结核性胸透漏。

手术后,住了将近一个月的院,依然是不能正常行走。出院时,已近九九重阳。我问父亲今年的老人节想怎么过,父亲说,鬼门关里走了一遭,病房里熬了一个月,就想回家爬爬香山,到山顶透透气,可惜我这病弱的身子,只能梦游香山了。

父亲说的香山,并非北京的香山,而是我们村子东面的一座山,山虽然不高,但植被茂密,尤其满山的五角枫树,到了秋天漫山红遍,层林尽染。或许正是如此,才被当地人称其为香山吧。

重阳节那天,我和爱人买了一些礼物早早地回到乡下,陪父亲过重阳节。看我们到来,父亲高兴异常,嗔怪我们不应该买那么多东西,说看到我们就已经很高兴了,病也好了大半。

说话间,我问父亲,您不是想爬香山吗,我们陪您爬吧,重阳登高,幸福吉祥。父亲听了笑笑说,我这把身子骨,走几步都喘得要命,不去了。爱人也帮腔,就是不爬山,我们推您到山脚下,透透新鲜空气也好啊。看我们这么热心,父亲不好推辞,依了我们。

村子离香山仅有一里地,不一会儿就到了山下。因为山顶上有一座香火旺盛的寺庙,所以重阳节这天前来登高祈福的人就多了起来。望着三三两两登高爬山的人们,父亲眼中充满羡慕。

我蹲下身子说,爸,您看,今年的五角枫红得多好,我背着您,咱也登高赏秋,进香求福。父亲一愣,说,你背我爬山,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我说,小时候我不知道骑在您的脖子上爬了多少回山,现在您身体不便了,我背您一回还不应该吗。说着,不容父亲分说,我就背起了父亲。

父亲还要挣脱,爱人也说,您就让他尽尽孝道吧,这几天就盘算着要背您登高呢。看我们两口子如此执着,父亲就不再说什么。

我背着父亲沿蜿蜒的山路一路小跑着,引得进山的行人纷纷观望。每走一段,父亲就要下来说看会山景,我知道他是怕我太累。其实沿路的风景也的确不错,红透的枫叶在秋风里招摇,满地的山菊花一片金黄,映出秋的颜色。

最费力的就是那段陡峭的石阶了,我背着父亲躬身前行,爱人在后面推着父亲。一口气爬上石阶,前面就是平整的山顶了。

红色的寺庙在绿树掩映里香烟袅袅,爱人说,咱也去烧香求福吧,父亲摇摇头,没有去进香,而是来到山顶上那棵百年枫树下,眺望着远方,凝神思索。少顷,父亲回身看着我们说了这样一段话:我不去祈祷神仙的保佑,有你们这样孝顺的儿女,就是我的福气!

下山时,多日沉默寡言的父亲,居然哼起了山歌,歌声在山间回响,透着甜蜜与幸福……

落叶知秋背朝天

文/张辉祥



不经意间,已近深秋,拂面而来的秋风已有些清冷的寒意了。老街上那几株古柏树的叶子也渐渐地变成了红色。微风轻拂,一片片树叶在空中划过一道道飘逸的轨迹,静静地落下,狭窄的街道被点缀得红红的,流淌着一种诗意。

秋风起,秋叶落,我走在寂静而又古朴的老街上,去品味光阴背后的故事,演绎着一段段过往的悲欢离合。坐在石阶上,几片树叶当空舞,而阳光则从枝叶稀疏的枫树中透过,光影斑驳,岁月沧桑。我弯下腰轻轻地拾起一片红叶,猛然发现遍地的落叶大多数是正面着地,背面向上,和长在树上时恰恰相反。开始以为是秋风偶然为之,谁想当我走过这条老街,来到绿化带栽满梧桐树的城市主干道时,惊奇地发现铺陈一地金黄的梧桐叶,竟然绝大多数也是叶面朝地背朝天。

为什么落叶会背朝天呢?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回到家中,上网搜索,终于科普到了答案:原来树叶向阳的一面是由结构紧凑细密的细胞层,即“栅栏组织”构成,而树叶的背面则是稀疏的“海绵组织”构成。这两种结构不同的细胞层,使树叶的背和面有了不同的比重,所以树叶落在地上时,自然是重的面着地,而轻的背便朝天了。

对着阳光,我举起手中的落叶,细看,发现叶脉纹理是那样清晰分明,粗细交错仿佛流动着的血管,延续着生生不息的活力。突然间,我明白了,落叶是升华了的生命形式。褪去了绿色,脱离了树枝,落叶以洒脱的身姿扑向生它养它的大地母亲。它不仅要落叶归根,还要以面朝地、背朝天的姿态去亲近大地,感谢母亲的孕育,聆听母亲的脉搏。是的,这是落叶衣锦还乡,荣归故里,享受着这一季与母亲亲密接触的唯一机

舌尖上的九九重阳

文/诗芳



取上一盘送到爷爷奶奶身边,老人接过花糕,乐呵呵地一边品尝,一边用一块糕搭在我的头额上,口中还祝福道:“愿我的小孙孙事事皆高。”

全家人一起在院子里坐开,津津有味地吃着花糕时,母亲给我们讲述重阳风俗的来历,教导我们从小要尊敬长辈。母亲还常常让我们给街坊邻居送上几块,嘱咐我们好的东西要学会与大家分享,这样才会乐趣无穷。我从母亲的身上,看到了她敬老爱的品行。吃着母亲做的重阳糕,一份浓浓的爱与温暖在心底荡漾,有着说不出的幸福与甜蜜。

“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。”除了重阳糕,饮菊

花酒也是重阳佳节传统习俗之一。我国酿制菊花酒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盛行,在古代菊花被认为是“延寿客”“不老草”,它以傲寒斗霜的品性,成为生命力顽强的象征。而九与酒谐音,因此派生出九九重阳饮菊花酒的说法。传说喝了这种酒,可以延年益寿。陶渊明诗云:“往燕无遗影,来雁有余声,酒能祛百病,菊解制颓颓”,便是称赞菊花酒有祛病延年之功效。从医学角度看,菊花酒有明目、治头昏、降血压、减肥、轻身、补肝气、安肠胃之妙。

菊花酒并不复杂,九月九这天,母亲一大早就采了含苞待放的菊花和青翠的枝叶,洗净加水煎汁备用。然后,将浸泡好的糯米和菊花汁混匀蒸熟,冷却后撒上酒曲拌匀,装入瓷缸中封口,四周用棉被或稻草围严保温发酵。等菊花酒醇好了,揭开坛子,一股甜甜的酒香气就弥漫开来。

母亲酿的菊花酒,色澄黄晶莹、清澈透明、香气幽雅悦人。她说,重阳节酿的菊花酒有多种养生功效,小孩子也可以喝一点。父亲喝着菊花酒,也给我们兄妹几个分上几口。当一口菊花酒入口,再佐以一道用自家饲养的土鸡炒的菊花辣子鸡,那酒的醇香,菜的辣香,和着满院菊花的幽香,让人大快朵颐,不忍停箸,唇间满是芬芳宜人的味道。

一年一度秋风劲,不似春光,胜似春光。儿时重阳,今又重阳。这个重阳节,我想按照母亲传授的方法蒸一锅花糕、做一坛菊花酒,我也要让父母亲尝尝我亲手做的菊花酒,重阳糕,让爱永远延续。祝福全天下的老人家幸福安康!

难忘写信旧时光

文/寇俊杰



东西发表在报纸上。那时我已上中师,功课并不忙,闲时我常写些诗歌,修改好了工工整整地誊写在稿纸上,然后到邮局买了信封和邮票,写上报社地址寄出去。尝试过几次后,还真有作品发表了!记得第一次是我发表在《青少年日记》上的一首诗歌《扁担》,那年我十七岁,当拿着杂志社给我寄来了样刊,双手颤抖着小心翼翼地打开,翻目录,找到印着我名字的那一页,看着我写的只有十几行的小诗变成了梦寐以求的铅字,我真像是做梦一样,激动地说不出话来。当时同学们都争相传看,我也着实骄傲了一阵。没几天,杂志社还给我寄来了三十元稿费,这在当时对我可不是小数目,比我一个月的零花钱都多!同学们都嚷嚷着让我请客,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从此一发不可收,我常常写诗、投稿,然后在忐忑中等待编辑部的来信。那几年,我发表了二三十篇文章,在班里得了个“大作”的绰号。

随着固话、手机、电子邮件的普及,我们都成了“言而无信”之人,纸短情长、见字如面成了空话,联系虽然方便快捷了,但却没有了用笔写字的温度,没有了等待回信的期盼,没有了执手读信的灵魂……

怪的。

第二天,我们没有看到栓柱,以后几天也没有看到栓柱,栓柱奶也在他离开的第三天去世了,栓柱爹披着长长的白布送走了栓柱奶,不久就疯了。还吓吓我们,见了谁都要追,嘴里不停地喊着儿子,那声音有些凄惨,带着哭腔。

大嘴总是有事没事地提起栓柱,提起那个冷冷的雨季。这个村子少了栓柱一家还是平静得如门前池塘里的水,一切还是老样子,只有我和大嘴心里很空,觉得少了许多。

初冬的雨每年总会如期而至,但总感觉没有栓柱出走那年寒冷。村里的老中医总喜欢唠叨,栓柱到家请我去给他奶奶看病,我见他浑身湿透了,还给他生火烤了烤,之后他就先走了,直到我给他祖母看完病,也没见他回来,这孩子,跑哪去了呢?

栓柱爹依然痴痴地追着我们喊着栓柱的名字,村子里的角角落落都被他找遍了,他是那么的执着和不弃,脑子里只有栓柱,疯的那么痴迷。村子里已经习惯了栓柱爹的样子,如果哪天没有看见,或者没有在半路上遇到,大家都会认为少了什么,他的心只有他自己清楚。

门前的小树已经茁壮起来,而栓柱依然没有回来,每当冬雨来临,我和大嘴都会在村口等待栓柱归来,然而,细雨不停地下着,一场接一场的下,依然不见栓柱的影子,这个倔强的小男孩到底跑哪去了呢?

我们都在等待,总希望在那场清冽的冷雨里有他灿烂的笑容。

最后的秋雨

文/潘新日



我,也不让外村的孩子欺负我。

栓柱还是冒雨离开了村子,我让他带上我家的伞,他谢绝了,他说反正已经淋透了,打伞还有啥意义呢?还是个累赘,倒不如这样轻松。

看着栓柱渐行渐远的身影,不知怎的,我的心很不是滋味,不觉间竟可怜起栓柱来。栓柱从来没有看见母亲是啥样子,也不知道妈怎么喊,那天,他在课堂上突然叫老师一声妈,惹得全班同学都哈哈大笑,也羞得年轻的女教师满脸通红,她还没有结婚呢。

栓柱刚走,大嘴就从屋里探出脑袋,他说栓柱今天怎么了,看样子有点不对劲,我说也是,总觉得怪